

周文短篇小說集

周文短篇小說集

第一集

民國廿九年一月初版發行

實價國幣一元四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“周文短篇小說集”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著者 周文

發行者 章錫琛
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
印刷者 開明書店

總發行所 上海電報掛號七路〇二五六四八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成都重慶萬縣

貴陽昆明桂林

衡陽柳州金華

開明書店分店

目

次

雪地.....	一
恨.....	二六
薛仁貴征東.....	六二
冬天到春天.....	七九
一家藥店.....	一三七
一天幾頓.....	一六四
熱天.....	一八六
三等車上.....	二二三
父子之間.....	二三一
山坡上.....	二五九
紅丸.....	二七三
三個.....	二八三
俘虜們.....	二九九
在白森鎮.....	三二三

雪 地

這是一個西康的大雪山，這裏的人都叫它做折多山的。

雪，白得怕人，銀漾漾地。大塊大塊的山，被那很厚的雪堆滿了，像堆滿洋灰麵一樣。雪山是那樣的
光禿禿地，連一根草，一株樹都看不見。你周圍一望，那些大塊的山都靜靜的望着你，全是白的，不由你不
噓一口氣。你站在這山的當中，就好像落在雪坑裏。山高高地聳着，天都小些了。其實你無論如何也看
不見天。你看那飛去飛來的白霧，像火燒房子的時候的白煙一樣，很濃厚地，把你蓋着。所以你只能夠
看得見你同路的前一個人和後一個人；在離你一丈遠走着的人，只能很模糊的看見，好像蕩着一個
鬼影，一丈遠以外的，就只能聽見他們走路的聲音了。山是翻過一重又一重，老看不見一點綠色或黃
色的東西。陰溼的白霧把你窒悶着；銀漾漾的白雪反射着刺人的光線，刺得你眼睛昏昏地有點微痛，
但是你還得勉強掙扎着眼睛皮，當心着掉在十幾丈深的雪坑裏去。

在這個一望無涯的白色當中走，大家都靜悄悄地，一個挨一個的走。因為是太冷了，太白得怕人

了，空氣太薄了，走兩步就喘不過氣來。那裹着厚毯子裹腿的足，一步一步很小心地踏下去，這一踏下去，起碼就踹進雪兩尺深，雪就齊斬斬地吞完你的大腿，就好像農人做冬水田兩隻足都陷在泥水裏，你得很喫力地站穩右足，把左足擡起來踏向前一步的雪堆裏，左足小心地站穩了，再照樣的提出右足來，又楚楚地踏下前一步的雪堆裏去。

無論你是怎樣強壯的人，照規矩你是不敢連走六七步的；要那樣，就會馬上暈死在這雪山上。他們照着規矩走三步歇一口氣，擡起頭望望那模糊的白雪和白霧，心裏就微痛地打一個寒噤。他們那毯子裹腿，是和內地的軍隊用的布裹腿兩樣。那是西康土人用沒有製練過的羊毛織成，像厚呢一樣。他們雖是裹着很厚的毯子，但是走了一些時候就已經溼透了。從大腿到足趾簡直冰冷的，足板失去了知覺，凍木了；但是有時也感覺着足趾辣刺刺的痛。粗草鞋被雪凝結着，差不多變成了冰鞋，縮得緊緊地，勒着足板怪不受用；想解鬆一下，但是在雪地裏又站不穩，只好將就吧，咬着牙起勁再走。

他們身上穿的軍服，也是白毯子做的，已經黑了，還臭。身上是馱滿的槍枝，子彈，軍毯，……七七八八的東西。東西可算不少，但還是冷得要命，不過並不打抖，凍木了。手指凍得不能擡起來抹鬍子。手像生薑樣。其實在這雪山上走怎麼也不能抹鬍子，因為鬍子被呼出來的氣凝結成冰了，你一抹，鬍子就會和嘴皮分家。張占標那老傢伙的鬍子，就是那樣不當心抹掉的，好難巴笑人。

在走來累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，也要出一點汗；汗出來黏着軍服，馬上就在軍服上變成了冰。出

一次汗，心裏會緊一下，肚子裏就像烏煙瘴氣的怪不舒服；像是餓，又不大想喫。連着翻了四天這折多山，總是那樣又餓，又不想喫，滿滿的一袋糌粍。●麵，並沒有減少多少。不過要走路，也得勉強喫點，填填肚子。

有二十來個弟兄的手指是已經被雪割脫了的——他們不知道凍木的身體，應該睡在軍毯裏，讓牠慢慢的回復了活氣；他們才一歇足，就把手去烤火，第二天手就黑了，乾了，齊斬斬的十個指頭就和自己脫離關係。現在他們不能再拿槍，不能再捏糌粍給自己喫了。——這都是他們爲國戍邊的成績！在這調回關內換防的路上，不能拿槍就做揹槍的工作，一個人五支，嗨呀嗨地端着雪堆走。

本來他們是整整的一營，在上半年開出關去防藏番的。在出關的路上就凍死兩排在山上；另外有一排人被雪連足趾都割脫了的，成了廢人了。本來向錢上打算一下，一個月僅僅能領得幾角錢的零用，早就想「足板上擦油」溜他媽的；但是不行。像這大山，雪山重重包圍的西康，溜是溜不了的，十個總有十一個捉回來，起碼請你喫個把外國湯圓。他們這大半營想逃的人，一想到外國湯圓，又只好硬着頭皮開出關。在甘孜縣住不上幾個月，藏番就打起來，抵抗了幾個月後，連這二十來個沒有指頭的弟兄算在內，僅僅只剩五六十個人了；不過營長還是一個，連長還是三個，排長雖也只有兩個了。

●糌粍：是藏文的譯音，用青稞、燕麥之類炒熟磨成粉，是西康人主要的食品。要喫的時候，用手調着粉和着酥油捏成麵團，就叫着糌粍。

卻另外增加了兩個營長的蠻太太。

現在他們是奉命換防回來了，大家都覺得好像逃出了鬼門關似的。他們雖是也想起那雪坑裏凍死的弟兄，槍彈下腦漿迸裂的弟兄；但是想過也就算了，自己總算是活着回來。

不過他們變多了，心裏老是憤恨着一種甚麼東西，但是大家都不講，老悶在心裏。

李得勝的肚子餓了。但是他自己沒有手指，不能捏糰粑喂自己嘴的。他肚子裏非常的慌亂，就更加喘不過氣來。他差不多要暈倒了。他叫住他前面的吳占鰲扶他一下。他們站着。吳占鰲開始幫他捏糰粑。

拍拍！營長在馬上抽下兩馬鞭來，而且罵着：

「老母子個屁！野卵禽的要掉隊！屁，掉隊！」

他兩個被鞭子打得呆了，痛苦地望望營長又走起來。

營長的確非常威嚴：皮帽子，皮軍服，皮外套，坐在馬上胖胖的，隨便那一個弟兄看見他都要怕；再加上他那副黃色的風鏡把眼睛遮着，他究竟是在發怒，是在笑，看不出來，更可怕。不過大家都像不滿意，前面走的更是有點好奇，於是就傳說起來了：

「營長又打人了！」

「營長又打人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像傳命令一樣，從後面一個一個的傳達到前面。

營長於是喊道：「戾，戾，不准鬧！」

大家就靜默了。一個挨一個的在白霧當中小心的走。只聽見踹得雪楚楚地響，刺刀弔在許多屁股上拍呀拍地擺動着，中間也雜着幾匹馬頸上的串鈴聲，丁丁地。就好像夜間偷營一樣的小心走着。

營長這次雖然還是皮帽子，皮軍服，皮外套，而且還增加了兩個蠻太太，而且也增加了四個「烏拉」●馬馱的真正雲南鴉片煙；可是他的心裏也懷着一種怨恨：他怨恨自己不是旅長的嫡系，（他是老邊軍系被宰割後收編來的，）他怨恨旅長太刻薄了他。他想：

「戾，戾，戾，他的小舅子營長爲什麼不派出關來！一個月的軍餉又要四折五折的扣！說甚麼防止英帝國主義的侵略，叫我的——一營兵去死，他的小舅子在關內安安逸逸的幸福！現在一營人給我死去娘個戾的兩連多，戾的旅長用這毒方法來消滅我！」

他在馬上越想越憤恨。他悲痛他的實力喪失，他懼怕他的地位動搖，他就憤恨地抽了馬一鞭子。

●烏拉：是藏文的譯音，凡是牛馬統叫着烏拉。牠的含義有差役或奴隸的意思。在漢人通常稱馬爲烏拉馬，稱勞動的康藏人爲烏拉娃。

馬在無意中挨了一皮鞭，痛得跳了，雪塊像大砲開花樣從馬的脚下飛射起來，落在前面幾個兵的頸頸上；馬的頭向前猛衝一下，在前面搯着五支槍的夏得海被衝倒了。槍壓着他。他爬在雪堆上，叫不出來，昏死了。因為雪太深，陷齊馬的大腿，跳不動，所以營長還是安全的馱在馬上。

營長勒着馬，叫前面的幾個兵把夏得海拉起來。

好半天了，夏得海才漸漸的轉過氣來。營長叫他慢慢的在後面跟着，叫前面的幾個兵一個人幫他搯一支槍。

隊伍又走起來了。

一些怨恨的聲音又像傳命令般從後面一個一個的傳達到前面。

夏得海一個人在後面，痛苦地一步一步的爬着。冷汗不斷的冒。足像不是自己的，爬不動。隊伍已經掉得很遠了。他憤恨，他心慌，眼淚大顆大顆的從眼角上擠出來。他擡起凍木的手去揩眼淚，他又看見他那沒有指頭的手，禿楚楚地，像木棒。他更痛苦了。亂箭穿他的心。他僅僅把那木棒般的手背在眼角上滾了兩下。

「老夏來！我攙你走！」

他擡起頭見是劉小二向他走來，心裏好像寬鬆一些。於是兩個人說起話來了：

「營長叫你來的麼？」

「臊他的娘！他不要我來呢！咱們弟兄一營人，就已經只剩他媽的五六十個了！死……我怕你一個人給老虎擡去，我來陪你。他媽的營長不准我來。我給他媽的鬧了。不是張排長幫我說話，他媽的還不要我來……」

「臊他媽的屁！臊他蠻太太的屁！把老子撞昏死他媽的啦！」

「臊他的娘！咱們弟兄死的死，亡的亡。他們還是穿皮外套討蠻太太剋扣咱們的軍餉去販鴉片煙。打仗的時候，看見英國軍官他們臉都駭青了，藏番衝鋒來，他們躲他媽的在山後面。咱們弟兄患難弟兄。老子現在不說，進關去才三下五除二的給他媽的算賬！」

夏得海覺得問題的中心已經找着了，也說道：

「臊他屁！算賬！算賬……」

忽然後面不斷的串鈴響，響得非常討厭。

「你們爲甚麼要掉隊！想逃？」是營副沙沙的聲音。

他兩個只是攙着慢慢走，不理，也不回頭看。

漸漸地串鈴聲越響越多，已經到了面前。

營副向來就和連上的士兵非常隔膜，遇事只曉得擺臭架子。這兩個兵今天公然不立正回答他說，「報告營副，」這已是有傷他的尊嚴，何況又是當着書記長，軍需長，司書們的面前丟他的面子。他

也老實不客氣的抽下一鞭子，罵道：

「你想逃，你……你……」

劉小二痛得憤火中燒。不知怎麼，憤雖是憤，見着長官總是服服貼貼地。他那凍木的身體被鞭子抽得辣辣的痛，差不多痛閉了氣。他陷在雪堆上，瞪着好半天才吶吶的說明他們掉隊的原因。書記長們在馬上笑了。其實並不好笑，不過好像他們在雪霧當中騎着馬悶了半天，藉事笑着好玩兒。

一會兒，營副們已經騎着馬走向前去了。還有五個勤務兵也騎着馬，押着幾匹「烏拉」馱的輜重，緊跟在後面。漸漸地，那些人馬離得很遠，隱約地，在那紗一般的白霧中消失了。

「臊他的娘！臊他的娘！」

「狗子，這些混帳王八旦！咱們弟兄送死，他們升官發財！狗養的勤務兵也騎馬。老子們一刀一槍的去拚命，拚命……老子有田做，哪還當他雞巴的兵！他媽的！」

夏得海似乎要說出甚麼，但是又冷，又痛，又餓，肚裏面空空洞洞的，又像烏煙瘴氣的，嘴唇顫動一下，又閉着了。

兩個對望了一下，心裏都衝動着一種甚麼，只是不說出。

他們攪着又在雪裏慢慢的顛起來。

白霧漸漸薄起來了。

太陽在山尖上射下來，對着雪反射出一股極強的光線，燒得擦滿酥油●的臉皮火燒火辣的怪疼。眼睛簡直不敢睜大。

那幾十個的一隊已經慢慢的走了好遠。

蠻太太騎着馬在崖邊上擠着了，幾乎把陳占魁擠下崖去。陳占魁眼睛昏昏地向裏邊一擠，蠻太太在馬上一滑，滑下馬鞍來。她叫了。

營長叫連長們叫隊伍停止前進。他騎着馬走到蠻太太的身邊。他恨恨地踢了陳占魁一足。呵喘！陳占魁就連人帶槍，哧哩嘩啦地滾下崖，落在雪坑裏去了！因為霧子薄些了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哇呀哇呀地哄鬧起來。連長和排長的臉都白了，白得怕人。

大家都感着一種沈重的壓迫，都在憤怒；說不出一句話，只是鬧。

營長在馬上手慌足亂了。通身在發戰，他顫抖抖地拿出手槍來罵道：

「屁，屁，造反了！那個敢再鬧！屁，軍法……」

馬旁邊的李得勝忽然也跟着叫道：

●酥油：是用牛奶煮熟，裝在木桶裏，用木棒春，到冷時，牛奶便變成酥油，同黃油一樣，也是食品中主要的一種。通常調糰糌粑及熬茶之用。在雪山上走，必拿這東西來擦臉；不然，太陽射着雪的反光，會把臉皮燒焦。

「戾，戾，營長！」

劈拍營長打出一手槍，卻並沒打着誰。他憤怒地足一踢，李得勝又連人帶槍，滾下崖，落在雪坑裏去了。

「哇哇！」

「哇哇！」

「哇哇！」士兵們都叫起來了。

「不准造反！」李連長很威風的叫出一聲。

陡然，這空氣很薄的雪山，被這些聲音的震動，立時陰雲四合起來。太陽不見了。很濃的白霧又籠罩了下來，濃得伸手不見五指。密密麻麻的雪彈子往下直落。人聲在這陰黯中，在這霧罩中，漸漸地又靜下去了。

雪彈子越落越厲害，大家的憤怒也到了極點。但是人都被打得僵木了。沒有辦法。只好把軍毯鋪在雪地上，裹着身體睡了下去。長官們也都下了馬睡着。靜靜地。

●在西康走路，常常要打五六天的野，才能見得着人家。在雪山上過着雪彈子來時，就把毯子一類的東西連頭裹着睡在雪地上，到雪彈子落完時才起來。雪常常是堆尺多高。

二

第二天早晨醒來，覺得身上壓得重重的，好容易才從尺多深的雪堆下鑽了出來。在雪堆下面埋着倒還暖和，剛剛一鑽出雪堆，白霧便把你包圍着，馬上就冷得發抖。不過雪是早停止了，霧也不那樣濃；但還是看不見山頂，看不見天。

肚子餓，還是那麼烏煙瘴氣樣，還是不想喫。

腿子陷在雪堆裏，像不是自己的。實在不想再走。

心頭憤恨着，憤恨着。還是憤恨着：

「他奶奶的戾，當雞巴的兵！」想叫出來，但是又沒有叫出來。

聽見前面有人踹得雪楚楚地響，接着是問話聲：

「你是——？」

「我是陳大全」一個人答了。

接着便看見李連長模糊的面孔，對準着自己，問：

「你是——？」

看見李連長那付卑鄙兇惡的面孔，早就令人恨不得打他兩耳光。但是不知怎麼自己又答出來

了：

「我是楊方。」

連長又走到後面去了。楊方想，就提起這麼一足呀，便把他跌下崖去；但是足凍木了，提不起來。耳朵注意着聽點後面的一個名，聽了半天，不見有聲音。

連長在後面喊了：

「楊方！」

「有！」

「來！」連長說。

不知怎麼，腿是連長的樣，連長一喊，自己僵木的腿也提動了。

連長指着一個雪堆說道：

「把吳癩頭拉出來！」

楊方看了連長一眼，不說甚麼，便同王岡彎下腰去，用手把雪撥開，手被雪刮得痛，痛到心頭。呵！吳癩頭凍死他媽的了！嘴唇縮着，像笑死樣。身體已經僵硬了。

連長叫把吳癩頭的槍彈取下來，叫楊方揩槍，叫王岡揩彈。楊方的心裏真是又悲痛，又憤怒，但是終於把槍揩在手上。

連長又走到後面去了。

「他奶奶的屁，幹掉他！」楊方說。

王岡對他笑了一下。

漸漸地，霧薄起來了。

前面一個一個的傳着命令來：

「准備出發！」

「准備出發！」

一個一個的又傳達到後面去了。

不想走，不想走，但是又不能不走。管他媽的，勉強梗梗噎噎的塞了些糝粳在肚子裏去。臉上又糊

上一層酥油。

他媽的，走吧！城裏面算賬去！

楚楚楚，楚楚楚，人又在雪堆裏動起來。刺刀又在屁股上拍呀拍地擺動着。馬鈴的聲音也響起來

了……

今天總算真的逃出了鬼門關。在太陽落山的時候，已經望見了打箭爐北關的柵子，接接連連的房子的煙囪，都在冒着煙。看見了瀑布般的水，看見了黃黃的山，看見了喇嘛，看見了商人……的確雪